

“大思政”背景下创新协同育人模式的路径研究

刘金兰,杜美云

(广东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肇庆 526100)

[摘要]为学须先立志,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由此,高校思政课程承担的重要使命是不言而喻,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强调思政课建设与立德树人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合格的建设者,可靠的接班人需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把实现个人的价值同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加强自身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文章以百千万“三下乡”实践活动为视角,探索“理论—实践—理论”的螺旋式上升协同育人途径,构建起从“机制设计”到“生态构建”的育人闭环。

[关键词]“三下乡”;协同育人;思政

[作者简介]刘金兰(1995—),女,甘肃天水人,广东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杜美云(1990—),女,河南永城人,广东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理工学院2024年“质量工程”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大思政’背景下创新协同育人模式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JXGG2024143);2024年“创新强校工程”青年项目“大数据背景下民办高校思政课精准化研究”(项目编号:2024QNSK009)。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07009>

[中图分类号] G64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

“大思政”背景下创新协同育人模式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核心引领,“三下乡”作为实践载体,课堂教学作为双方互动平台,指导老师、校长、地方团委等作为监管队伍,实现主体协同育人效应的构建与深化。大学生从“知识接收者”到“价值传递者”的转变,农村儿童从“被动接受者”成为“主动传承者”,实现了思政教育的网络构建和多维渗透的育人格局。其次,“大思政”格局的构建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神内核,家庭、学校、社会成为纽带,建构一个可实践、可推广的三维平台,形成以家庭为基础,学校为主导,社会做好延伸的立体化育人生态;形成校内接受知识传播,家庭养成习惯,社会进行能力检验的育人闭环。最后实现教育责任的共同承担,发展资源的共融共通,教育成果的共享机制,进一步深化实现立德树人全环境格局。

一、研究价值与研究现状

(一)研究价值

乡村振兴战略与“大思政课”建设的政策叠加效应与“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育人导向,与家校社联动的协同育人机制,它们之前相互依存,目标一致。同时“三下乡”是实践,大思政课是理论指

导,有效地形成了“课堂+实践”的双向互动与资源互补。就目前任课教师在课上的安排而言,思政课重理论灌输、轻实践体验,评价机制主要围绕着期末考试进行单一评价,导致学生“知而不信”“信而不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停留在书本,缺乏将理论转化为社会实践的能力,因此需要构建“认知+情感+行为”的模型,破解“知行合一”的难题,将理论学习、社会服务、家庭教育相结合,强化社会责任感,在实践中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从送文化、学文化,到种文化、种实践、种知行,需要周期较长,学生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与社会服务中,在接续传承的过程中锤炼团队协作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实现从旁观者到实践者、参与者的身份转化,彰显青年的使命与担当,实现真正意义的协同育人,筑牢理想信念基石,实现大学生成长、发展的双向赋能。思政教育创新具有理论突破与实践创新的双重价值。

(二)“协同育人”模式的研究现状

2004年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德育)课程改革开放了探索之路,经历了2005年至2010年两个阶段

的发展,开展了德育课程的一体化设计,直到2014年将德育纳入到教育综合改革重要项目,逐步探索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转变,而上海始终走在最前列,最新计划即在2021年至2023年打造引领课程思政改革示范中心,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探索创新课程思政建设的方法和路径,并且已经开始建设“课中课”3.0模式,建设“三寓三式”体系化范式,已经步入了协同育人模式探索新的阶段。1980年,我国最早开始使用协同机制,主要的协同是建立在校企之间的合作上,服务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机制。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形成协同效应,2021年再次强调要强化协同意识。同年,也是广东省教育厅开展2020年高职院校和本科高校协同育人试点工作的收官之年,在过去的试点工作中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实践探索,如“4+0”试点专业实验班,“2+2”试点专业实验班等,总结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建设发展研究成果已经颇丰,在知网的检索已经达到近3.5万篇,但是在知网中输入“协同育人”进行检索,并进行可视化分析,可以得到:总库中有1.38万篇文章,其中核心期刊只收录了约1400篇,学位论文中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只有112篇,无论是课程思政还是思政课程都离不开思想政治理论课,但是充当两者之间桥梁作用的协同育人机制的研究成果却非常的少,高等教育学才24篇,表明发展前景还比较广阔,充分显现研究的必要性。由此可见:大思政背景下协同育人模式路径研究存在一定的必要性,再看理论分析的结果中协同育人机制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如教学模式,制度创新,基础框架不完整,大思政建设需要大协同,由此,协同育人模式还是具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三)“三下乡”实践活动融入“大思政”格局的现状分析

2025年共青团中央《“三下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通知》明确要求:推动共青团实践育人工作深度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坚持为党育人,将思想政治引领作为首要任务,强化协同联动,推动成果共享和平台共建。这一政策导向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的要求高度契合,凸显“三下乡”在立德树人中的战略地位。基于此,广东部分高校在进行“三下乡”实践活动中取得了比较多的成果,如: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通知》提出此次实践活动需要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充分发挥实践育人的优势,并细化11类实践方向,这种

“按需设项、双向受益”的模式,确保实践内容与地方发展需求同频共振。我校也是提出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五四青年节对全国广大青年寄语精神,希望我校学生积极展示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医学院的队伍也加入我们参与了一次实践授课任务,无不也在贯彻将课堂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化“知行合一”的思政价值理念。但是仍然还是存在:融合度不够,长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部分实践活动仍停留于“表面打卡”,缺乏对思政元素的系统设计,如只是简单的开展教学活动与文艺汇演活动,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文化传承创新,并没有带来实际的效益,再加上校地合作对短期项目的依赖性强,时间周期短则一周,长则三周,缺乏制度化保障与长期实效,没有学生跟踪培养和成果转化,机制薄弱等突出问题。

(四)“三下乡”实践活动嵌入“大思政”创新协同育人

“三下乡”实践活动、“大思政”格局与协同育人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构建了高校实践育人的新格局,形成了家校社的互动新生态。但是他们又在不同的维度各有侧重,实践活动与思政教育是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融合,前者提供了平台,后者提供了价值导向;“三下乡”与协同育人构建了“政府—高校—企业—社区—家庭”协同育人网络,实现“需求对接、项目共育、成果共享”;思政教育与协同育人是价值引领与体系构建,前者提供价值共识,后者提供制度保障,三者融合是新实践,他们扎根乡村的奉献精神和专业素养,直观感受知识的力量与奉献的价值,让思政教育润物无声,你教我,我带你,形成文化交融的“双向课堂”,是单向到双向的转变。基于此,部分高校已经走在了前列,如贵州师范大学“3+5+N”协同育人模式、江西师范大学红色文化育人实践等。未来,“三下乡”实践活动将在“大思政”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当指尖沾满泥土,才真正理解“土地是生命之根”的深意;当腰背在劳作中弯曲,才对“挺直脊梁做人”有了更深的体悟,将“改变命运”从物质层面提升至精神维度,强调学习对认知边界的拓展和生命质量的提升,重建知识体系的叙事能力。我们实践团也将在2024年7月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今年再次出发。

二、“大思政”背景下协同育人存在的困境

(一)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两张皮”现象

无论是思政课程还是课程思政他们在立德树人方面都具有潜在的辩证统一关系,但是两者之间

在衔接问题上还存在“两张皮”现象。这种“两张皮”现象突出表现为育人资源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彼此分离,各自发挥作用的割据状态。在上课的过程中,教学主体双方之间的互动性欠缺,忽视自组织活动,基础框架的不完整性,导致整个引导的过程出现关键问题不突出,问题链断开,无法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接续,突破和奔赴,在社会和家庭中,外部条件匮乏,无法发挥思政小课堂的作用,思政育人功能受到一定的限制。

(二)主体缺位,育人资源整合不到位

专业知识与思政课程的融合,显性化问题与隐性化问题处理不得当。理论与现实连接的“节点”、讲透讲深的突破点、设置问题,问题成链的把握成为困境。“大思政”格局的构建,思政课程并不是唯一途径,有些主体甚至认为思政课就是立德树人的唯一课程,思政课教师在日常课程管理的活动中会加重“德育与智育”,其他课程老师则会忽视德育教育,影响全员育人。所有课程都承担育人责任,守好自己的主阵地,使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而行,两种教育相统一,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

(三)协同意识不强,思想消极不重视

大学生成为堪当时代新人是一个复杂性的工程,需要全员参与,需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正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到的:“思想政治工作,都要负责任。”社会大课堂与思政大课堂要相互配合,政府、社会、学校、家庭、互联网等多元育人主体的力量发挥不到位,没有形成强大的合力,影响制约思政课建设与大学生成长成才。再者思政课参与主体质量参差不齐,教学能力不足,育人水平不高,思政育人活动产生目标理解歧义,阻碍大思政格局的构建,导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上加难”,家长对于学生的要求是简单粗暴的,育人工作学校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一方责任,考取各种证书,能就业成为目的,对思政教育协同产出质疑或者不满。

(四)实践育人认识不到位

大思政视域下实践课教学,实践课活动的育人环境对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创造精神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证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一定环境的影响,但是在实践操作的过程中还是显示顶层设计落后,高校对实践思政育人的定位不足,宣传不到位,“雷声大,雨点小”成为常见现象。这样将会影响学生对于思政课实践产生一定的认识误区,枯燥乏味的政治理论老是高高在

上,难以在实践中成为被我们感知并习以为常的场景,晦涩的理论就是停留在纸上,大学生难有积极性成为实践活动的主体积极参与实践育人的各个环节。

三、“大思政”背景下创新协同育人模式的路径

(一)借鉴经验,构建融合发展新格局

上海走在协同育人的前列,2021年是广东协同育人模式试点收官之年,应总结两者在实施过程中的经验;在知网中检索“协同育人”并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协同育人”模式路径研究还具有较为广阔的空间;“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重要地位,意义价值和功能作用都是没有办法可以被替代。作为思政课老师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要求必须时时刻刻地学习,提高、丰富自己,紧跟时代的步伐;我们学校并没有在广东省教育厅协同育人试点高校之列,我们学校有大量的理工科专业,并且有多年校企合作的经验,为发展本校协同育人模式路径探索提供借鉴;搜集资料,学校有免费的资源库,优秀的项目指导团队。我们学校还未进行协同育人模式的试点工作,可以在肇庆学院开展实地调研,并为我校协同育人的建设提供可行性建议;在校企合作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协同模式,为学科建设,课程改革提供一定的建议。

(二)利用“三下乡”实践平台,拓展育人场域,构建“思政—实践”闭环

“三下乡”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成为链接校园与社会,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是拓展思政育人场所的关键抓手,其核心价值不仅体现在文化、科技、卫生的资源输送,更在于通过政策驱动,实践创新,校地合作,构建行走的思政课格局,是实践育人场域的拓展,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坚实支撑。但是目前的“三下乡”实践活动以一单项输送为主,主要表现为城市乡村的输送,但是新时代的要求构建城乡双向互动机制,在这个双向输送的构建中还是以学生为主体,表现为向农村输出科技文化知识,通过调研反哺城市治理研究;善于利用城市数字技术,帮助农民拓展市场,锻炼学生新媒体运营能力反哺城市;拓展新兴领域,形成跨学科的育人场景,“三下乡”将成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战略平台。根据现有的新闻报道,我们学校从2020年开始实施“三下乡”活动,到现在已经实施了四年之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不断在突破,不仅为学生提供了锻炼平台,更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展现了高校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三)政策统筹、资源整合、队伍协同、家校社联动的全链条育人生态

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形成定位清晰、机制健全、联动紧密、科学高效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对于高校来说,成立辅导员、专业课教师、思政课教师联动育人机制,形成类型层次丰富的课程体系,明确自身职责,加强教师思想政治理论培训与业务培训,鼓励开展科研工作,将育人的成效纳入到高校思想政治评估工作,推动“课内教”向“课外延”。整合实践基地与数字平台,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堂。利用新媒体技术,引入短视频和直播拓展线上育人场景,增加互动性,让思政课堂活起来。这一过程需强化党的领导,学校的引导,党员的示范,突破体制壁垒,形成全员参与,领导示范,的“大课堂”“大师资”“大平台”的育人格局,最终真正落实学校家庭社会密切协同的育人机制,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支撑。

四、结语

以“三下乡”实践课,打造不掉线的问题链,有效地把实践与理论、教师与学生、课前课中课后、专业知识与课程思政连接起来,抓住关键,统筹全局,构建基础框架较为完整的大协同体系,让理论教育“活起来”,让红色信仰“传下去”。在整个教学的过

程中应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发挥教师的关键性引导作用,突出关键环节,又能统筹全局。尝试建立复调式课堂,激发教学主体之间的互动,重视双方之间的自组织活动,通过多声部达到相关知识点之间的串联。讲好思政课程,落实立德树人,促使知识传授与价值观教育同频共振。未来将逐步打造“产—学—研”闭环,最终达到“短期+长期+终身”的育人目标,通过以上几个方面和重要的环节,对大思政背景下,尝试对协同育人模式路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构建全局多元创新的大协同。

参考文献:

- [1] 栾云镭. “大思政课”建设指导下高校“思政实践”进阶研究[J].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4): 85-93.
- [2] 蒋金蒙. 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大思政课”协同育人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路径[J]. 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5(4): 29-32.
- [3] 欧瑞, 袁文秀. 系统观念视域下高校“大思政课”协同育人机制研究[J]. 齐鲁师范学院学报, 2025, 40(2): 49-55.
- [4] 王贵. 产教融合背景下民航文化协同育人机制创新研究[J]. 教育科学文献, 2025, 2(3): 93-98.
- [5] 彭佳佳. 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挑战与疏解路径[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4, 37(7): 97-99.
- [6] 赵琛, 李雨欣. “大思政”视阈下高校协同育人研究[J].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6(1): 106-109.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Innovating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IU Jin-lan, DU Mei-yun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Technology College, Zhaoqing Guangdong 526100, China)

Abstract: The pursuit of learning must begi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spirations; once aspirations are set, academic endeavors can proceed methodically. Hence, the vital mission shouldered b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s self-evident. Especially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repeatedly emphasized the signific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construction and virtue cultivation in shaping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Qualified builders and reliable successors require a correct outlook on the life, value, and world, aligning the realization of individual value with the destiny of the Party and th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ne Million, Ten Thousand, One Hundred” (“serving the country people in three aspects”) social practice program, this paper explores a spiral-rising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athway integrating “theory-practice-theory” and constructs an educational closed loop from “mechanism design” to “ecosystem formation”.

Key words: serving the country people in three aspects;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